书本里的丝绸之路

敦煌文化的当代回响

□ 田 园

伎乐飞天　莫高窟第299窟　北周

2023年初秋的一个午后，我为《人类的敦煌》再版事宜前往天津大学拜访冯骥才先生。走进先生的书房，他指着书架上一部2005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人类的敦煌》说道：“当年写这部书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——敦煌不仅是中国的敦煌，更是人类的敦煌，它藏着文明最本真的相遇。”

不久前，当最后一份清样定稿，交付印刷，《人类的敦煌》终于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相见了。数月来，从逐字逐句地编校、精选百余幅洞窟图片进行配图，再到梳理敦煌文化的时间脉络，我总是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包裹——既有对敦煌文明璀璨的敬畏，也有对历史教训的沉思，更有对推动敦煌文化繁荣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

冯骥才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，在《人类的敦煌》一书中纵横捭阖，旁征博引，对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进行了全景式、别开生面的史诗性解说，他以饱含深情又极具诗意的笔触，勾勒出敦煌作为世界文明汇聚地的独特风貌。此次再版，可以说是一次对敦煌文化记忆的再激活。冯先生为此特意修订了序言，字里行间仍可见其当年创作本书时“纵入戈壁大漠、钻进中古卷帙”的热忱，更平添了几分对当下敦煌文化传播的思考。

《人类的敦煌》始终将敦煌置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宏大坐标里，像是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一部史诗般的图景，让我们看见早在千年前，人类就已懂得互通有无的智慧：以包容的姿态接纳差异，以融合的智慧创造共生。书中开篇便将莫高窟与古埃及金字塔、希腊阿波罗神殿、印度桑奇大塔并置，努力揭示一个被忽略的真相：当人类的各大文明还在各自疆域里生长时，敦煌已成为一座“文明十字路口”。在这里，中亚佛教艺术中的雕塑技法已与中国泥塑融合，让莫高窟第45窟的菩萨有了“衣袂似流水”的东方质感；波斯的联珠纹、罗马的忍冬纹与中国的云气纹在藻井间缠绕，形成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审美体系。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原的儒家伦理、道家哲学碰撞，演化出更贴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信仰表达；比如：在书中，当我们放大第220窟《阿弥陀经变》时，先生的文字会引导我们思考：画中的乐舞是怎样兼具西域舞的狂放和中原雅乐的庄重？这种文化融合的智慧，正是人类文明交流的珍贵范本。

这种文化融合，在当下更具有启示意义——当全球化面临挑战，当文明对话遭遇壁垒，敦煌千年前的智慧恰似一剂良方：文明不是孤立的岛屿，而是相互滋养的江河。当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让古老丝路重新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时，如今的我们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“敦煌式的文明观”。

对读者而言，《人类的敦煌》不只是讲述莫高窟的故事，而是将敦煌放在人类文化的长河里：从乐僔见金光开窟的灵光，到藏经洞的浩劫；从无名画工一手举灯、一手作画的坚守，到国际学者对遗书的辛勤研究；从莫高窟的九层楼大佛窟，到榆林窟的水墨《文殊变》，作者都用散文诗般的语言，织就了一张完整的“敦煌认知网”。读者会从书中读到：反弹琵琶是风靡大唐的胡旋舞与宫廷乐舞《霓裳羽衣舞》的融合；王梵志的诗歌《身如圈里羊》是反映唐代民间生活的缩影；遗书里的《秦妇吟》是晚唐战乱最鲜活的文学见证。这种系统的解读，让年轻一代真正读懂：敦煌为何在跨越千年之后，仍能打动每一个热爱文明的人。

当年轻人成为“数字供养人”，为敦煌文物修复捐款；当敦煌文创从书签、彩妆延伸到服饰、动画，让古老纹样走进现代生活——这些都是敦煌文化在当下的鲜活实践。它提醒我们，传承文明不是守着故纸堆，而是像敦煌那样，在交流中创新，在共生中延续。而《人类的敦煌》所承载的，正是这样一份期待：让我们带着千年前的“互通”智慧，继续书写文明对话的新故事，让每一种文明都能在相遇中绽放光彩，最终走向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的未来。

同时，书中写下许多敦煌守护者的故事：张大千在洞窟里秉烛七个月，为壁画编号；常书鸿放弃巴黎的画布，在大漠守了一辈子，用拉沙排清除洞窟积沙；段文杰用针头注入法修复起甲的壁画，让唐代的色彩重新鲜亮。这些故事不是尘封的往事——如今敦煌研究院用数字技术让流失海外的遗书回家，用文物保护技术守护每一幅壁画，用临摹传承古代画工的技艺等，都是对这种守护精神的延续。再版这部书，就是想提醒每一位读者：敦煌的价值，不只在于壁画与遗书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明传承观，对人类共同遗产的敬畏，对“薪火相传”的执着。

当下的敦煌文化，正处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：数字敦煌让千年壁画走进寻常百姓的手机屏幕，敦煌文创成为年轻人追捧的“国潮”符号，莫高窟的游客量年年攀升。但在此背后，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：很多人知晓敦煌的美，却未必理解其为何美；知道敦煌是一座文化宝库，却未必清楚其曾历经过怎样的劫难；赞叹敦煌的瑰丽，却未必明了其长久传承的意思。《人类的敦煌》再版，正是对这种现象的一次深层补位。它告诉读者：敦煌的美，从来不只是壁画的色彩、塑像的形态，更是其背后文化交汇的人类文明密码。

当拿到印刷精美的《人类的敦煌》，我又想起冯先生送我出门时说：“出版的意义，不是把书印出来，而是把文明的种子撒出去。敦煌的故事，要让更多人看见。”是的，敦煌从来不是一座孤立的石窟，它属于过去，属于现在，更属于未来；敦煌，它所承载的“人类的敦煌”这一精神，将永远照亮人类文明交流的前路。

（《人类的敦煌》，冯骥才著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为该书的再版手记，有删节，作者系敦煌文艺出版社副总编）

秋到月牙泉　张晓亮

书评

随心而读　不为功利

□ 许 锋

不说别人，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没读书了。是没时间吗？看手机的时间却有。是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吗？可是刚度过相对漫长的暑假。报纸倒是看的。但读书与读报毕竟不是一回事，如《培养活泼泼的阅读者：校园阅读的道与术》的作者张圣华所言，“孤独和迷失会更严重地纠缠人们”，而“读书仍然是解决人们精神问题的有效途径”。

他所说的“孤独”与“迷失”的“起源”，是诸如手机等媒介飞速发展，物质极大丰富，生活丰富多彩。确如作者所言，越来越多的人（包括我自己）感觉到，随着“选项”越来越多，“孤独”和“迷失”却驱之不去，甚至有加重。

本书作者是阅读的倡导者——曾组织全国城市教师阅读状况大型调查、主持“重读陶行知”活动、主编《陶行知名篇精选》。他认为读书的本质：“是个由静而动的过程，心浮气躁是不行的，必须静下来才能读书”“通过阅读来培养人之常情”。由此，阅读主体——“我”，被唤醒后具有了三个基础性标志：“我觉故我在”“我思故我在”“我爱故我在”。

作者对“阅读”的思考由来已久，他既纠正了“人们”的“偏见”——信息化时代，读书可有可无，“把读书当镇静催眠药”；又告诉人们，“我”有变化，方为真读书，“我”有发现，才能进行思想建设。

作者认为，“一直以来，阅读经典也是一笔糊涂账”。不是所有的经典都适合所有年龄层次的人，尤其对于小孩、少年，必须有所取舍，而“推荐书目”，也不能完全由语文老师来进行，每一学科的老师都可以推荐，因为阅读“滋养心灵”，而心灵的田园，芳草缤纷为最美。

阅读事关文化传承。作者认为，一个中国人，不管他身在何处，即便到了南极、北极，只要他肚子里有几首唐诗，他便是正宗的“中国人”。这是另一种“护照”，无形的精神“护照”。而“基础性”的国学经典的作用是，可以让他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，获取一种基本的文化素养，掌握与一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正常交流的能力。为了提升阅读的效果，可以把《论语》“变”成动漫，把《道德经》“变”成纪录片，把《孝经》“变”成故事会。但是，作者“看不惯”为“背诵”而“背诵”，那无非是显摆记忆力和博学罢了，游离于“求道之志”外。

薄薄的一册书，我一口气读完，思忖良久。我感叹的是，作者心头始终萦绕着的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情结，尤其对于孩子，他认为阅读可以储藏童年，可以满足好奇心，可以实现情感和精神发育，可以获取“方法”，是陪伴孩子一生成长的挚友。

是的，无论何时，当阅读“渐行渐远”“渐行渐疏”，一定不是好事，大到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，小到一所学校、一个家庭、一个人，莫不如此，只有阅读“渐行渐近”“渐行渐亲”，人们由“被迫”阅读、“功利”阅读转而“自主”阅读、尝到读书的甜头，至如陶渊明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时，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包容，更加温和，充满童真、仁爱、恻隐、悲悯，健康、和谐、有序、发展，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时代。这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。

（《培养活泼泼的阅读者：校园阅读的道与术》，张圣华著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）

书评

重塑纸张的日常印象

□ 甘武进

指尖抚过书页，纸张的细腻触感常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，却鲜少追问这张“轻薄之物”如何承载起中华文明的千年重量。《叹为观纸：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》这本书，重塑纸张的日常印象。作者赵洪雅依托考古文物、古籍文献等原始资料，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，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纸世界，让大家得以窥见一张张薄纸背后，交织着自然智慧、匠人精神与时代变迁的壮阔图景。

本书是一部关于“纸”的历史著作，讲述了纸张这种两千年前发明的物品，如何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以及纸张从诞生到传播至全球的发展历程。全书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介绍纸张起源、发明的历史，以及纸张替代缣帛和竹木简，成为通用书写载体的演进过程；第二部分介绍纸张对日常生活、宗教信仰、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的深刻影响；第三部分介绍纸张和造纸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。

中国古人创造的植物纤维纸起源于西汉；东汉蔡伦改进“蔡侯纸”，纸张的性能和造纸工艺大为提高；汉末魏晋时，纸张作为文房用具逐渐普及；到南北朝时期，许多我们熟悉的日用品也加入了纸制品的阵营；至唐宋时期，中国的各色纸种争奇斗艳、品质精良，纸制品种类繁多、琳琅满目，已然成为世界之最。不仅中华文明璀璨辉煌的智慧结晶在纸上谱写出恢宏的篇章，就连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日常所需也都离不开纸的身影。

全书打破“就纸论纸”的局限，构建起“自然——技艺——文明”的立体叙事框架。古纸的诞生是人类顺应自然、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。在书中，作者追溯古纸起源，并未止步于“蔡伦造纸”的传统定论，而是沿着考古发现的脉络，将视野投向更早的“灞桥纸”“放马滩纸”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演进，更是古人对自然材料的深刻理解。对“纸药”（植物黏液）的记载，尤其动人。这种不起眼的添加剂，竟能让纤维在水中均匀分散，成就纸张“薄如蝉翼、韧如丝绸”的特质，体现了古人在技艺探索中“于细微处见真章”的执着精神。

若说“技艺”是古纸的骨架，那么“人文”便是赋予其灵魂的血肉。在描写“澄心堂纸”时，作者还原南唐后主李煜命人在澄心堂监制纸张的严苛流程：“选料必取皖南青檀，浸泡需经三冬两夏，捶打必达千次以上”，通过李煜与大臣的书信往来，展现帝王对“纸之美”的极致追求。在讲述“宣纸”与书画的渊源时，作者以文徵明创作《兰亭修禊图》为例，细致描述了宣纸如何因“吸墨适度、晕染自然”的特性，让笔墨的韵味得以完美呈现，古纸不再是冰冷的文物，而成为连接文人情感与时代风貌的鲜活载体。

纸张不只是书写的载体，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。隋炀帝大业六年（610年），朝鲜僧人昙徵将源自中国的造纸工艺带到日本，这一年也因此被公认为造纸术东传的时间下限。中国史学家在谈论“造纸术西传”这个议题时，往往乐于将其归因于一次极具偶然性和戏剧性的小插曲——怛罗斯之战。唐玄宗天宝十年（751年），唐军在怛罗斯战败，战俘中有一批技艺精良的造纸工匠，是他们把中国造纸术传播到了阿拉伯国家。

合上书页，指尖仿佛仍残留着古纸的温润触感。该书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一张纸的认知，更是一次对中华文明智慧的回望。古纸所代表的“精益求精”的匠人精神、“顺应自然”的生存哲学，以及“以物传情”的人文情怀，是我们最需要守护的精神财富。“读懂了古纸，便读懂了中国人对待世界的方式——于细微处见天地，于坚守中见永恒。”这本书，值得每一个热爱文化的人细细品读，在纸页的翻动中，触摸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文明肌理。

（《叹为观纸：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》，赵洪雅著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）

滴水藏海

秋日柿子红

□ 谢正义

秋高气爽的时节，枝头的柿子便红得发亮。

古人写柿，佳句俯拾皆是。“色胜金衣美，甘逾玉液清”最得其神。只念这一句，眼前便漫开图景：满枝红柿像盏盏灯笼，明明晃晃，既照亮了清寂的秋，也暖透了农人岁岁盼收的心。

柿子从来不只是果，它是中国人挂在枝头的心愿，是结了甜意的吉祥。

柿树看似平凡，却是种“宝藏”树。从外貌上看，树干虽不算高，但枝丫长得格外舒展，可以作景观树。

从生长环境看，柿树生命力比较顽强。它从不在乎水土厚薄，山野间、院落角，哪怕石缝里、崖坡上，都能扎下根去；耐得住严寒、扛得住干旱，就算长在贫瘠的土地里，照样结出满枝沉甸甸的果。在我国北方地区柿树分布更广，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，甚至再往北的黑吉辽，都有大量柿树。在长城边上生长的柿树，顶着红红的果子，更是令人惊艳。

柿熟时节，大自然展现出秋意最浓的风景。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中远远望去，挂满枝头的柿子像燃着的小灯笼，衬着湛蓝悠远的天空、秋收的金色大地，攒足了秋天的味道。农人架起木梯，指尖动作轻得像触碰云朵，生怕碰伤这娇柔的果子。摘下的柿子，有的能直接吃，果肉润得像化了的膏脂；有的得放进竹篮里搁几天，等涩味慢慢褪尽，骨子里的甜才会全透出来。

儿时家里不宽裕，每到秋深，母亲总是把柿子放在向阳的窗台上，挨个儿摆好，说这是“晾柿”。我天天仰着脖子数，盼着哪颗先红透。等终于能吃了，她准会拣最软、红得最润的那一颗，轻轻塞进我手心，那甜甜的味道充满母亲的爱。

柿子也不只是用来果腹的。《本草纲目》早有记载，它能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，还能清热止血，连不起眼的柿蒂、柿霜都是入药的好材料。

北方人最会做柿饼，存着过冬吃。做柿饼要的是耐心：挑表皮没疤没裂的完好柿子，削去外皮，用细麻绳串成串，悬在通风的屋檐下，让秋风一点点抽走果肉里的潮气。等果肉缩成紧实的团，表面凝出一层白白的霜——那是析出的果糖，舔一口清润甘甜，比新鲜柿子多了层醇厚的香。冬夜里围着火炉说话，嚼一块柿饼，就一壶温热的粗茶，便是寻常人家最踏实的暖意、最朴素的雅趣。

“柿”和“事”谐音，便有了“事事如意”的好兆头。民间年画里，总少不了童子抱着柿子的图样，寄托着对生活的吉祥期盼。

可这吉祥不只是谐音的巧思，更藏在柿子的品性里：它要经霜才甜，像人熬过了磨难，才能尝到圆满的滋味；它外表朴实，内里却满是甜汁，像那些不爱张扬的人，心里装着满溢的温柔；它不择地而生，像普通人在生活里，凭着韧劲稳稳当当过日子。

秋天撞见一树红柿，就是桩幸事。那一抹艳红，把秋日的寂寥染得暖融融的，也把人心照得亮堂堂的。

柿子教会我们的，正是这样一种活法：在寒风里熬到成熟，在萧瑟中把甜意捧出来。岁岁年年，柿柿如意。愿我们都像这柿子，耐得住风霜、等得起时光，最终把日子酿成属于自己的甜。

（摘自《学习时报》2025年10月3日）

柿子熟了　资料图